

如今,各式各样的桌面游戏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,成为聚会的主角。而少有人知道的是,早在先秦时代,中国便已有玩法相当复杂的“桌游”了。

在汉朝人的娱乐活动中,棋类游戏是非常重要的项目。当时还没有发明象棋,最常见的棋类游戏就是博(六博)和弈(围棋)。现代管理学说的“博弈”,本义其实就是下棋。战国时期《世本》有“乌曹作博”和“尧造围棋,丹朱善之”的说法。乌曹据说是夏朝的大臣,那么博和弈的起源,似乎可以追溯到夏朝。不过,在战国以前,还没有出土过博与弈的文物。但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就提到了“博弈”。可见,至迟在春秋时代,六博和围棋就已经发明了。

六博虽然在魏晋时期就遭到冷落,直到隋唐之后玩法失传,到今天也没有复原出玩法。其实,在战国秦汉时期,六博受众却远比围棋广泛,从出土文物即可见一斑。

目前出土最早的六博文物,是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战国初年博棋和博筹。其中一个墓出土了半透明玉料制作的棋子6枚和象牙棋子6枚,是边长为2.1厘米的正方体;另外一个墓出土了白石棋子6枚和青玉棋子6枚。两座墓都出土了筷子形状的牙筹和银筹各一束,所谓博筹,就是游戏所用的筹码。

而在湖北荆州的雨山台楚墓、纪城楚墓、天星观楚墓、九店楚墓中,均有发现六博的棋局。河北平山的战国中山王墓也出土了一大一小两副石博局,也就是六博的棋盘。其中的大博局非常豪华,它由十多片黄褐色的石片拼连而成,长45厘米、宽40.2厘米,重1.8公斤,棋盘上雕满涡形和兽形纹图案,显得既华丽又庄重。

进入秦汉时期,六博的发展达到了巅峰。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,就出土了两套六博棋具。这两套六博棋具均由木棋局、骨棋子和六根竹箸组成。比较明显的区别,就是其中一套,双方都是大小相等的六枚髹(xiū,用漆涂在器物上)黑漆棋子,双方大小有所区别;而另外一套,只有一方的一大五小六枚棋子,大棋为髹红漆、小棋为髹黑漆。另一方的棋子已经遗失了。

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棋子呢?在一大五小的六枚棋子中,大棋子被称作梟棋,小棋子被称作散棋。通过杀死对方的梟棋,即可获取胜利。《战国策》中唐且游说春申君,就用六博比喻,说梟棋之所以厉害,是因为有散棋辅佐,而一个



梟棋不能单独战胜五个散棋。而六枚大小一样的棋子,其中某枚棋子,也可以通过投掷博箸或博茛来变为梟棋。

博箸和博茛,都是决定棋子行走点数的道具。战国时期都用博箸,所谓“箸”其实就是“六博”的“簿”,因为有六枚所以叫“六博”。每枚博箸分为正反两面,玩家通过投掷六枚博箸产生七种不同的结果,根据产生的结果来对应行棋的步数。至于博茛,类似后世的骰子,通过投掷点数对应行棋的步数。最早的博茛出土于陕西西安秦始皇陵园内,为石制14面体状。

目前发现最完整的一套博具,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,装在方形漆盒内。整套博具包括博局一副、大象牙棋十二枚、小象牙棋二十枚、博筹四十二枚、博茛一枚,以及配套的象牙割刀和削

刀各一支。

博局为漆木所制,漆木博局一副,边长45厘米、厚1.2厘米,髹黑漆,镶象牙条方框。博局的四面八方,呈现“┐”“┌”“└”“┘”形状的八条曲道;在博局的正中央有个正方形,正方形的四面分布着“卜”“┑”“┒”“┓”形状的四条曲道。这十二条曲道就是棋子行动的“道”,也被称为“TLV纹”。双方玩家往往因为棋子行道产生争执,也就是文献中常说的“争道”。正方形的四角之外、博局的四角曲道之内绘制着四个鸟形图案。

不过,这种博局的图案并非独一无二,据学者统计,博局的图案大约可以分为七个类型,整体来说都大同小异。有的博局把正方形的四角和博局的四角曲道,还用直线相连。

大象牙棋包括黑色大象牙棋

和白色大象牙棋各六枚,每枚长2.9厘米、宽1.7厘米、厚1厘米,无梟棋;灰色小象牙棋每枚长2.9厘米、宽1.7厘米、厚1厘米,小象牙棋又称作“直食棋”,从名称来看,应该是可以直接吃掉对方的棋子,但究竟如何使用,目前还不太明确。木筹包括短筹三十枚和长筹十二枚,短筹长16.4厘米、直径0.3厘米,长筹长2.7厘米、直径0.4厘米。

博茛为深褐色漆木18面体,直径4.5cm,其中一面刻着“骄”,相对一面刻着“妻畏”,另外十六面刻着一到十六的数字。“骄”就是“梟”,玩家投掷出“梟”后,一枚普通棋子就竖立起来,变身为梟棋;“妻畏”当然不是“怕老婆”,不过应该也是“骄”的反义词。大概投掷出“妻畏”后,梟棋也就被打回原形,泯然于众棋也。

汉朝的博箸一般是六枚、博茛一般是一颗,但也有使用两枚或八枚的箸,或者使用两颗的茛。还有的博局根本不使用箸和茛,而是双方直接行棋,被称为“格五”,这种就比较考验个人技术了。

制作六博的材料以漆木和象牙为主,但还有很多其他材料。上文就提到战国秦代有石制的博局、博棋和博茛,汉朝还有一些造价昂贵的博具。比如一些精美的博局,四面彩绘几何纹、花草纹等图案,有些镶嵌铜框、象牙框;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棋子,就有使用青玉与水晶制作;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了一枚空心错银镂孔铜茛,体内有小铜块,投掷时铿锵作响。

除了博局的实物外,博局的模型也比较常见,比如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墓就出土了一个模型,两个木俑对着博局在下格五。还有就是汉画像石、画像砖、画像镜上的博局画像,共同展现了汉朝千姿百态的六博棋局。

博具除了用于六博游戏,有些还有其他的用途。博局可以用于占卜,江苏东海尹湾汉简就有一篇《博局占》,系利用博局来进行占卜;博茛也有用于行酒令,这种酒令茛的形制,与普通博茛大致相同,不同的是,“骄”对面的字为“自饮”或“酒来”。河北满城汉墓就出土了一颗酒令茛,同时出土的还有两套酒令钱。

尽管出土了大量六博的文物,史书的记录也很丰富,不过,由于六博棋谱的缺失,关于六博的规则与玩法,过去也只能雾里看花。令人欣喜的是,近年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,首次发现六博棋谱竹简。专家能否据此复原这款汉代经典桌游呢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